

# 黃昏外一課

· 思 桑 ·

小鎮的黃昏，總是在不知不覺中降臨，而且總帶著淡淡輕柔的詩意，使小鎮塗抹了一層特殊的風韻。就像現在，只要放眼西天，就可以看到一大片絢爛的霞照，很自然的構成了一幅「夕燒」的景象，任你欣賞陶醉。

這樣的黃昏對我來說是愜意的，雖然我的叔叔——康醫生要我呆在他的診病室邊的小房裡，看點醫學雜誌什麼的（因為我在學校的課程已涉及醫學系統了），但我此刻却站在剝蝕的牆邊，隔著小圓窗，一面欣賞夕日，一面觀看著路上行色匆匆，工罷欲歸的人們，他們有的憂形於色，有的吹著輕快的口哨，而大多數是那些勤勞而快樂的鄉人。

打從康叔叔希望我課餘抽暇到他的診所見識以來，我曾在比渡過了幾個可愛的黃昏。當我浸潤在這充滿藥味的小房裡，潛著短暫的時刻時，我發覺我愈來愈喜歡此處了，一些有趣的患者病例吸引著我，而求知的強烈好奇心也燃燒著我。

此刻，康叔叔在診病室裡，伏案忙寫著一些案卡，書寫的沙沙聲有力的傳過來，我似乎可以看到康叔叔握筆的一隻顫抖的手。

通常這時候，病人總是不多，因此，有一段空餘的時間，可以讓我向康叔叔談些學校醫學的課程。

時間輕輕的溜過去了，眼看著，黑夜就要壓下來。

就在這樣的當兒，室外雨道傳來了腳步緩移的聲音，遲滯而沉重，像癱瘓病人發出的，直到一個襤褸的身影出現在門口，才使我的驚測停止。他是個瘦弱的老人，一張蒼白的臉像塗滿了臘，皺紋却無情的爬滿了上面各部份，老人為背也有點佝了，顯然地，他的年歲一定很高了。

他那雙失神的眼睛掃視了一下室內，然後才有氣無力地走上前來，落座在康叔叔對面的椅子上。康叔叔向他點了點頭，把「處方箋」攤在桌上，慢慢的把老人口中以微弱聲調說出的年齡住處等記錄下來。

我靜處一旁，有著熾熱的慾望，想聽聽這個黃昏一個老人的病歷。

「老伯伯！你有什麼地方不舒服嗎？」康叔叔以溫藹的語氣問道，開始了他的診病。

「哦！……並沒有什麼太不了的病痛，只是……只是覺得不安，心情空虛，或許……」老人的話突然哽住了，隔了片刻，才以緩弱而顫慄的聲音接下去：「或許可以說，不快樂吧！……」

老人望了望窗外搖擺的油加里樹，像失落了什麼，神情很落寞。

康叔叔聽完了後，會意的對老人點首，又關切的說：「老伯伯！為什麼不快樂呢？看看你所居住的，芝麻較大的鎮裡的人們吧！他們雖然活得並不好，未盡如其意，但仍然平靜而快樂的生活下去啊！」

「唉！先生您不知道，自從老伴兒亡故後，兒也在城裡忙昏了頭，倒把我這老頭給忘了，我已伴我很久，它深深的纏住了我，我感到無依、徨……。」老人語聲不清的呢喃著，顯得很迷惘的樣子。

我漸漸明白老人患的「病」是怎麼回事了，正是許多被人遺忘在滄海小角落裡的老人最可怕敵人，它噬噬著無數年邁而寂寞的心田。

康叔叔替老人診斷完身體情況，用一連串順口的慰語滋潤老人貧寂的心神。但願它能解脫老人痛苦。我這樣希冀著。

靜默佔據著空間，我知道在康叔叔的腦海裏正有著激烈的思想的衝擊。

這時，不知怎的，「風蜀殘年」四個字却印在我腦中映出來。眼前這位頭髮禿然的老人，他生命力像風中搖曳不定的蠟燭，行將燒盡，也許瞬間就要滅了。有什麼比孤寂的暮年更可嘆的呢？

我佇立窗旁，隔著窗櫺，呆望老人離去時踽踽的背影，同情與感傷之心油然而生。

康叔叔把手撫伏在我的肩上，輕聲說：「對一個可憐的病人，切忌露出你的可憎的好奇心，應該予以無限的關注與體貼，至少在那一刻，願他快樂。」

迎著晚風，我離開了康叔叔的診所，心中得了點什麼。

